

论秦始皇

杨恩翰
题

——中国法律思想史人物评述之三

作 者

李光灿 杨恩翰

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丛书

论 秦 始 皇

中国法律思想史人物评述之三

作 者

李 光 灿 杨 恩 翰

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丛书

论 秦 始 皇

目 录

- 一、前言：历史借鉴——评价秦始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1）
- 二、产生秦始皇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22）
- 三、秦始皇对中国封建制的卓越建树……………（46）
- 四、秦始皇统治下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思想
 - （上）……………（76）
 - （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创立及其性质和特点……………（77）
 - （二）废分封、设郡县，强化全国统一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的行政体制，这是秦始皇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实行并完成的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85）
 - （三）推行了全国范围统一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初建了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全国统一的封建法统（汉承秦制，唐继汉制，宋、元、明、清承袭唐制）……………（91）
- 五、秦始皇统治下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思想

想（下）.....	（113）
（四）在全国范围开创了封建的苛政、虐政和暴政的典型.....	（113）
（五）在全国范围树立了极端残酷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主义典型.....	（117）
（六）推行极端的封建报复主义的反动刑事政策.....	（120）
（七）推行极端的重刑主义的反动刑罚度制.....	（122）
（八）推行极端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126）
六、中国式神学世界观的鼻祖和最高典型.....	（132）
七、对秦始皇总的评价.....	（142）
几句结束的话.....	（156）

一、前言：历史借鉴——评价

秦始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

研究历史、总结经验，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借鉴。林彪、“四人帮”对待历史经验，则按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进行随心所欲地、简单粗劣地历史比拟。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历史比拟和一般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又不相同。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出发，为了打倒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从一个极端加以夸大的主观片面性，就使他们的历史比拟，形成了借古整今，以古非今，古为“帮”用的特徵。我们坚持的历史借鉴和林彪“四人帮”的比拟，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体系，体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对待历史经验的认识论路线。

历史借鉴，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来研究、总结历史，以历史科学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历史比拟，则是以历史唯心主义即唯心史观为其理论基础，它们随心所欲地来解释、篡改历史，并为着种种不同的目的进行辩护。

列宁曾从新旧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的对比中，阐明了唯物

史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同时指出了唯心史观反科学的要害。他说：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可见，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其主要点在于：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事变和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7页）

但是，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则完全忽视人类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或者把它看成与历史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些附带的因素。因此，它们就把人们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怎能发现并去说明隐藏在人们历史活动即社会实践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呢？连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根本性问题都无从回答，怎能谈得上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呢？在它们的视野里，历史就成了上帝、英雄或某种超脱世界的精神力量创造、主宰的了。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如实地看作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无论那个

时代、那一历史阶段，作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又总是劳动人民为首要的、主体的。无疑，在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社会，没有劳动阶级，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然而，这并不是说，英雄人物是可有可无的。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都要造就出来一批自己的英雄人物。这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是，任何英雄人物的作为和建树，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谈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创立唯物史观时说：唯物史观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这里包含着科学结论在实际应用中又可以变成科学方法的思想，或者说具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譬如，根据马克思阐明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根本原因的原理，我们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时，就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与此相反。我们在研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上层建筑的沿革、变化时，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同上）。这就足资说明这个道理。唯物史观“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1978年版，第629页）。因此，我们说，唯物史观

的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

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历史比拟，则抹杀时代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原则区别，抹杀历史事件之间阶级内容的区别、抹杀历史人物之间的阶级性质的区别，以“循环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种种剥削阶级的偏见，强加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身上，而不是把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作为依据，去说明人们的历史活动及其思想动机；也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历史比拟，不是把一切事物的运动看作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看作简单的循环、反复、复活的形而上学。因此他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恣意影射比附也是很自然的了。它同我们提倡的历史借鉴，根本是两回事。历史的借鉴，必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上，必须建立在对于产生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社会历史条件都要作时代的、社会制度的和阶级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的客观发展规律和特点。只有做到这样，历史才能体现其借鉴的意义。

总的说，历史的借鉴，就是指：我们能够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总结历史，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并且把它应用于实际，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所贡献。

具体地说，就是指：

历史的借鉴，就是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立场，探求出各个阶级社会中代表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进步的阶级力量，依靠这种阶级、坚定地站在这种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立场上，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助它引导我们前进，使我们指导奋斗

方向的基本思想反映和代表着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未来，使我们的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建筑在科学的思想基础上，因此无往而不胜。

历史的借鉴，就是用唯物史观的科学观点，唯物地和辩证地探求人类的认识史、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前进的途程中，把前天的或昨天的历史，看成是今天为现实而奋斗的一面镜子，启示我们的认识论。对历史的东西，进行科学论证，发扬正确的、纠正错误的，使我们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能够科学地扬长避短地前进，使古对今起着借助的作用。

历史的借鉴，就是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依靠最进步的社会阶级力量，掌握最科学的先进理论，拿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以增强我们洞察现实、预见未来的认识能力，帮助我们更自觉地把握现实，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历史会成为现实的镜子，正是从上述意义上来说的。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则是站在妄图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采取剥削阶级传统的历史比拟的手法，制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攻击、咒骂秦始皇是“封建暴君”的本意，在于比拟我们的“镇反”、“肃反”斗争，否定我们镇压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变色龙”总是要适应环境而变形的。在十年浩劫的初期，林彪却又念起了政变经。他煞有介事地“提醒”我们要防止“苦迭打”，以中国奴隶主贵族和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之争所出现的奸劫、弑君事件，当作无产阶级应当引以为戒的教训，并以此比拟无产阶级应当

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秃子冒充和尚，总是要露出破绽的。这种比拟，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即或是其中有属于历史上的复辟事件，它也完全抹煞了古今两者之间的时代、阶级的不同。四年之后，当他要抢班夺权，阴谋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的阶级本质就毕露无遗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环境下，一切敢于作封建复辟美梦行险侥幸的宵小之徒，其结果必然碰壁而头破血流、遗臭万年，无一例外。

林彪垮下去了，“四人帮”接班上来。为了掩盖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的本来面目，这伙打着“厚今薄古”招牌出场的丑类，却一反常态，大肆讲起“古”来了。他们利用“批林批孔”之机，搞了不少鬼名堂，其中吹捧、美化秦始皇，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根大棒。当时，吹捧之声，甚嚣尘上，持续了一年有余。概括起来，大体不外乎如下四条：（一）别有用心地定了一条反科学、反历史的标准，即所谓肯定或否定秦始皇，是从古至今区别“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尺子，或说是与它们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二）给秦始皇戴上一顶“法家”的桂冠，鼓吹“法家爱人民”，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使得秦始皇的亡灵，在廿世纪末叶改装加冕；（三）把秦始皇树为反复辟的先驱和典范，什么“积极顺应历史潮流，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呀！什么“勇于破旧立新，坚持厚今薄古精神（或称之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呀！什么“进取立场、革新精神”呀！等等，赞不绝口；（四）声嘶力竭地为“焚书坑儒”辩护，把它称之为“革命行动”、“进步措施”，还有什么“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等等。不仅如此，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他们打着史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幌子，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段，甚至捏造史实，来影射现实。可以说，“四人帮”吹捧、美化秦始皇是林彪攻击、咒骂秦始皇的回光返照，他们这种异曲同工的反革命表演，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就是借评论秦始皇，来影射比附地攻击、诬蔑毛主席，攻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制造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历史永远也不会饶恕林彪、“四人帮”！无情的现实已经把这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民及其后代子孙，已对他们进行了庄严的历史裁判。从秦始皇的专制失败，到林彪、“四人帮”的复辟破灭，千秋功罪，只有人民才最有资格评说，“老王卖瓜”都会变成泡影的。

在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鱼目混珠地散布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素，干下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上述事实，不过是片鳞隻爪而已。这伙反革命两面派的罪恶表演，在今天越加使我们深切地感到：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17页）

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法律史的广泛学术领域中，我们的工作，也必须同旧的传统和偏见进行不懈的斗争。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这些，在我国，多属封建主义性质），钻了我们的空子。这个教训，更应当使我们加深认识并在政治法律的科学研究战线有效地坚持这一斗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科学地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法律思想史成为科学的史学，就会起到上述要求的作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并作出许许多多的精辟结论。

斯大林就曾指出：“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93页）当然，这是指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的。同时，他也曾对利用历史比拟所传播的种种剥削阶级的偏见，予以极其深刻的批驳。

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从事的事业，都不可能超脱本阶级利益的要求，也不会摆脱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时，他们都是以本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行动的指导。譬如，我们正要评论的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总代表，他的建树和作为，无疑，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新兴政权的，而且这一切都是靠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的。历史比拟，恰恰回避或掩盖了这一阶级实质。当然，这样肯定历史事实，也并不否认秦始皇的建树

和作为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東西，否則，他們就無法順利地進行剝削和壓榨農民的血汗，也難以維持其殘酷的統治（這種符合還有維護民族利益的因素促成）。這種“符合”，往往是歷史發展階段上短暫的趨向，它的出現，或是在新的剝削階級剛剛獲得勝利，或是在獲得勝利的新的剝削階級內部發生革新勢力與守舊勢力之間的鬥爭角逐，並由革新勢力占了上風的時候才會有的。

然而，這種趨向，正是有利於維護一定剝削階級的根本利益，絕不會越出這個界限的。問題的本質在於：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对被統治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它們總是少數，而且又總是要按照它們自己的利益來改造一切的。因此，從根本利益上說，它們和被統治的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原則上都不可能有什麼共同之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歸結於某一階級的統治由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所替換；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对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言，都是區區少數。這樣，一個統治的少數被推翻了，另一個少數又起而掌握國家政權並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國家制度。……在第一次巨大成功以後，勝利的少數照例發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滿足於已經達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則想繼續前進，提出一些新的要求，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6頁）

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革命，有着不同的階級內容和階級陣容，它們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又有着不同的階

级职能及其表现形式。在形式上并且具有着不同的民族特点。

仍以秦王朝为例。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在全国规模上实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的开端。但它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即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来说，又是一个统治的少数取代了另一个统治的少数。这个统一的阶级实质是：在奴隶制社会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发展成熟了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和作为比奴隶制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最高的政治要求。随着这种统一的实现，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全国封建政权，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开端的事业，同时又标志了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终结。

与此相反，当代我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仅仅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个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取代占人口区区少数的剥削阶级而成为统治者的革命；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旧社会里的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它要凭借无产阶级专政，在剥夺剥夺者，镇压它们的反抗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特点，则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解决的），并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杠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力劳动），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以及旧的习气、习惯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同

时，也为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和准备着条件。就是说，它还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国际主义任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十年浩劫的教训告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搞阶级斗争，不仅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且在实践上是政治自杀。它限制、阻挠、窒息、扼杀和葬送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列宁曾指出：“这里继续进行着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说来具有了新的意义。在这里，它不仅仅是、甚至不象是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用来镇压剥削者反抗的强制手段。自然，有人说我们用这种手段作了很多事情，这是对的，但除此而外，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这就是要无产阶级起一个组织者的作用，起一个受过劳动训练、技能训练和资本主义工厂的纪律训练的组织者的作用。我们应当善于在新的更完善的基础之上来组织经济，同时也应当利用和重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否则，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4——465页）

这里，列宁把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应根据形势的变化，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联系起来，表述得是何等清晰！

不仅如此，列宁还就上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双重任务之间的联系，以及解决后一任务之所以更加艰巨、更加重要，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主

义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鼓舞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

“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所代替，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源泉，才能是巩固和扩大这种胜利的唯一保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4——385页）

历史比拟，恰恰以形而上学的“公正”外衣掩盖了一切剥削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包括时代的、阶级的），掩盖了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实质——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用它来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比拟，就抹杀了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抹杀了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它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对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实现统治，并用暴力镇压它们的反抗，同时，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消灭任何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基本是依靠恫吓、恐怖政策来维持和扩大它们的既得利益所需要的统治秩序。下面，我们将要批判秦始皇的残暴统治，正是如此。这是由于它们所代表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并要靠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来过着豪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使它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离开恫吓、恐怖手段，是难以维持其统治的。但到头来，它们都无法避免地一个接着一个被灭亡了。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镇压少数剥削者因不甘心失败所产生的必然的反抗和破坏，也要采取必要的革命的恐怖手段，不然，就不能有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需要的秩序。但是，无产阶级的巩固和它所以有力量，不是靠恫吓、恐怖的政策，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广大人民群众也一定会支持它，因为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页）而历史比拟，则是以剥削阶级的偏见，来混淆这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本质。实质上，它是在为剥削阶级的残暴统治做辩护。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总代表。这是支撑其阶级统治所绝对需要的。它既是本阶级权力的象征，也是本阶级最高唯一的权威。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它们或以种种“天授”、“神授”的舆论，把它奉为崇拜的至尊，或以民主的色彩，把它点缀成“自由之神”，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来掩盖它们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力和任意宰割广大劳动人民的本质。